

哭大中學長學嫂

程威廉

今年二月大中兄應我國財經首長相邀去臺返美就

說老是肚瀉，三月中開刀割去了胆，他屢次電話都說經過良好，四月中旬二次進院又割腸七吋，一週後返家休養，我以為從此無事。正好金山中國航運公司民廿五級管理系主任家誠學長說今年八月第三屆全美校友大會希望劉大中兄、盧燕和我準備些國劇節目，大稱六月底即須飛港擔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兩年，他雖是康乃爾大學特席講座經濟教授，現能休假一年，請假一年，回到遠東為國人服務，所以校友會無法出席。六月二日我去華府返紐，忽接大中電話稱他夫人亞昭女士看他堅持要去香港，不能不向他透露兩次開刀結果都有癌菌，現已蔓至肝臟，正由 Rochester 大學專科主治，他自己知道了一個月自是震驚不已，可是他認為他替社會、祖國也有過貢獻，戲也唱了不少，已經想開了，所以才告訴了他兩個兒子和幾個老朋友。我傻了半天說不出話來，癌症，可怕的癌症，醫術雖已進步但尚無藥可治，一切特效藥仍在研究與實驗期中，為什麼會發在大中身上，發在有作為、有大

志、有貢獻、有天才、有熱腸的大中身上！

這兩個多月以來我們每週通電話，我勸他要與病魔搏鬥，以堅定的意志去試特效藥，進院又是三次，每次打針十次服藥多種，大中告我現在才明瞭什麼叫五內俱焚，特效藥在他體內殺癌菌，而且要發高熱，七月底已是咳嗽不已，蔓到肺部，他決定不再接受西醫治療，蒙陳立夫先生介紹紐約名中醫奚復一大夫，由我電話華美日報社長項定榮先生（他是我杭高校長）聯繫，原擬由我駕車送奚醫生去 ITHACA，大中兄嫂真是一輩子怕麻煩人，還是由他在紐附近住家的大兒子壽華接了父母來看醫生。我們都在禱告希望有奇蹟能轉危為安，八月十日亞昭嫂已不讓大中費力說話，只告訴我病沒有再壞，體重只剩九十磅，沒有胃口，並約定九月一日我與內子再去探病。八月十六下午五時我再電話，却是一位陌生的女音答話，只說他二人都不出去了，我問是否去醫院又說不對，原來她是見過一面大中的兒媳婦，我指明要壽華答話，才說出大中八月十四日下午已仙逝了，而亞昭嫂也殉情自殺

了，這個晴天霹靂大震動了，我情不自己的哭嚎起來，內子也給嚇壞了！

在母校上海求學有國劇社，早知唐山的土木系民廿五級學長劉大中是個大戲迷，大考時節竟請假在北平與當年名票俞艸女士上演頭二本虹霓關的小生王伯黨。幼年會從程繼仙學藝，看過無數楊小樓余叔岩的好戲。我和大中第一次見面却是民卅四年我來美租借法案實習，交通部代表劉景山先生（他是名伶孫菊仙的女婿）府上常有唱戲聚會，大中清唱時，與緻一高，立刻手舞足蹈台上身段當即搬出，那天還有趙爾巽將軍之子張作霖之婿小生名票趙世輝兄，我們三人全是學生票友，全是血中都有戲的票友，他二人更是留美票界宗祖，民廿八年即在康乃爾大學上演羣英會，為抗戰將士捐款義演，趙飾周瑜，劉飾黃蓋，却大耍孫悟空的棍，演魯肅的只會唱空城的兩國交鋒龍虎鬥。大中是個娛樂不忘讀書的好學生，以他數理的根基唸完計量經濟博士，在華府我大使館商參處任專員。抗戰勝利他返國在清華大學任首席經濟教授，雜誌報章發表的大作早獲財經當局之重視。

北平淪陷，民卅八年他再來美國國際貨幣基金主持

研究工作，舍弟杭生任他助手，諄諄訓示，得益不少。我們組織了華府國劇社，王叔銘將軍、霍亞民先生、包可永、周賢言二校友也都來吊過嗓，亞昭嫂夫人那時也常唱汾河灣三擊掌幾段，他倆在美求學時結婚，亞昭可稱美麗端莊、淑嫻文靜，對大中體貼照料無微不至，二位公子之教養，以大中公忙她一身包辦，像她如此賢慧識大體是我最敬服的一位嫂夫人，她出自名門東北善戰將軍之千金，我們票房初期演出，她幫忙做了不少行頭，民四十年國劇雅集成立，首次公演，大中與何靈琰演汾河灣，缺少仁貴絨球帽，亞昭別出心裁用聖誕節燈泡縫上代替，我與大中為母校校慶首次彩排販馬記，亞昭用大紅繡花被面改成女帳。我以為她是個理智派的人物，待人接物有條有理，真沒想倒她與大中的深情，使她要學古典派的殉葬，沒有大中她已經沒法活下去了，他們次子 Frank 雖已大學畢業數年，尚未成家，不但是他們二子，就是劉府的親友們，怎能不同聲痛哭！

大中在康乃爾大學任教多年，是深為學術界欽服

，雖有少數自私的人物批評從此所得稅太重，可是國家的財政與大眾的福利是他一生追求真理的目標。他也是早期被選為中研院的院士，財經當局俞國華、李國鼎、張繼正、李幹、蔣彥士各先生之知友，猶憶我任公務員卅年請求退休，大中應張部長之托，囑我又繼續服務了兩年，大中對交通界的措施，更是了解有見地，常常發表他對路電郵航各政之批評，使我受益不少。

我由刀馬改攻老生小生已近二十年，可說戲路是宗大中的做派，他能打鼓，能操琴，能演文武老生及小生，幼年也是青衣票友，是國劇雅集開國元勳，為母校募款演劇最為熱心，不下十數次。去年返臺上演羣英會，轟動臺灣。台下的觀眾也是羣英大會。他主張我國提倡國劇，發揚國粹，對大鵬劇團及名伶金素琴、李金棠、姜竹華都特別提掖，對留美的雅集、業餘、旅美、中國四大票房鼓勵打氣不遺餘力。

雅集去年陰曆九月九日，在會長王孟鍾府上，全

悼劉大中同學

袁作震

劉大中同學伉儷雙雙自殺逝世了，這是個令人震驚和痛惜的消息，我們不願相信它是事實，但是也無法否認它是事實！

回憶昔年劉大中同學初進大唐院的時候，唐院平劇正處於停滯狀況，因為那時候平劇能手如張明德（工老生）及民二十級之蕭瑾（工青衣及小生）王治（工武生）及陳大瑛（工小丑亦能演其他角色）諸人均已卒業離校，後進同學諳平劇者不多，故一時平劇風氣欠盛。自大中同學入校後，以其平劇造詣甚深，表現特佳，引起同學興趣，每日晚飯後自修前一段時間內，絲歌之聲不絕，唐院平劇之中興，大中同學功不可沒。他為人豪爽個儻，善於交遊，在他手裏訓練出之平劇新血，如民廿四級之劉克智同學及民廿五級之劉瑞（礦科）同學，均由於與大中同學朝夕相處，耳薰目染，而終於能登台表演。大中同學平劇成就之高，在唐院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能唱

體出席慶祝他六十榮慶，他與黃庚在客廳裏唱了一齣天霸王山，完全是楊小樓的白口與做派，實在不可多得。他真是聰敏絕頂，學問與藝術他全是登峯造極，他不是平凡的人物！唸書世絕對集中精神毫不苟且，他演戲時認真的態度，也是集中的忘了一切，使他有個清新的頭腦來處理次日的國計民生的要策！

大中是我的學長，我的導師，我的知己，我演戲的同好，我對他一切的造就自是望塵莫及，可是我的半生受他影響至大，我無法秉承他深遽的經濟學，可是在保持國劇文化上，我要立志繼續他的努力。對母校的愛護，我要學他熱誠的精神！

人孰能不死，可是大中還僅六十一歲，還能為國家、社會再服務幾年，還能讓他二子再奉養孝敬幾年，還能在留美票界獻演他的藝術幾年，還能讓知友們促膝長談或是開懷大唱幾年，大中亞昭走了，這幾天來他倆的生動說笑繁瑣不已，他們仍是活生生的，希望他們這樣永久活下去吧！

能拉，武場也拿得起來，老生、小生、武生、青衣都能演，在校時曾演過烏龍院（老生）羣英會（小生）林冲夜奔（武生）和坐宮（青衣），可謂文武崑亂樣樣精通了。

大中同學曾多次返國，其中有三次校友會發起歡迎會歡迎他，筆者都和他坐在一起，暢敘往事。去歲筆者赴美探親，新年期間曾和他交換年卡，現仍妥為保存。現在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想再和他共敘當年「同遊於藝」之樂，也不可能了。一代經濟碩彥平劇著宿，竟如此棄世而去，在國家失去一經建長才，在個人則痛失同好之老友，惜哉！痛哉！為紀念大中同學，爰製輓聯，以誌追思：

四載同遊緬懷英才數翹楚

一朝溢逝痛惜絕唱成廢陵